

韩国各方探讨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罪恶

近日，有关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引起韩国各方关注。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国有器官》韩文版新书发布会二月二十日在首尔的天主教青年会馆举行，韩国医学界、法律界的专家与民间人权团体等二月二十二日在韩国国会召开题为“器官移植的现实和未来”讨论会。《中央日报》、《东亚日报》等韩国主流媒体对中共活摘器官暴行表示关注，并探讨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方法。有的记者表示将进入中国实地调查。

在韩文版新书发布会上，以色列Tel Aviv大学医学院移植专科医生主任、前以色列器官移植协会主席、著名心脏外科医生杰卡弗·拉维现场回答媒体记者的提问。

拉维教授在《国有器官》中说，以色列有一个病人到中国，在两个星期之内获得了心脏移植，这引起他的高度关注，觉得这种事情非常不可思议，非常奇怪。他随后做了大量调查研究，揭开了中共活摘器官的黑幕。随后，拉维教授跟以色列议会合作，立法禁止以色列人到海外进行非法器官移植。即目前所有以色列寻求器官移植的病人，不能到中国去，如果去的话，他的健康保险和费用，以色列政府不能给他提供。

拉维教授介绍说，“目前效仿以色列的国家是加拿大，加拿大通过不支付保险金的方法来阻止民众前往中国（接受器官移植）。在澳洲，中国医生来澳洲学习移植手术时，让他们在保证书上签名：学习这个手术方法，不能进行不道德的非法器官移植，结果没有人再来了。”

拉维教授在发布会的演讲中提到，在举行活动、促进立法禁止以色列人到中国去接受器官移植过程中，顶住了来自中共外交和经济方面的胁迫。针对这个问题，《中央日报》和《周刊东亚》记者请拉维教授介绍如何正确面对中共压力。对此，拉维教授说：“我是二零零五年开始做这件事的，那时一名亲共的律师打来电话，威胁说：‘你如果一直搞这种活动的话，我要在法庭上告你。’我把这个受威胁的事



图：各界专家在韩国国会召开研讨会，探讨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方案

情告诉了法务部。以后再遇到这类事情时，我就把它公开，结果受威胁的事情不再有了。”

韩国一家主流媒体的记者询问中共劳教所的分布等情况，并打算到中国去调查，采访遭到过劳教的受害人员。

二月二十二日，来自韩国医

学界、法律界的专家与民间人权团体等在韩国国会召开题为“器官移植的现实和未来”讨论会。韩国国民大学法学科教授蔡晟伍（音译）认为，韩国保险公司为去中国非法接受器官移植的患者提供保险费，是非法的。如果保险协约上规定，可以为去中国非

法接受器官移植的患者提供保险费，那么这个保险协约本身就是违法的。蔡教授建议，韩国可以参照以色列修正器官移植法案。

蔡教授表示，“从医学角度看，去中国接受器官移植的患者受感染等并发症的发病危险较高”，因为“中国医院往往不提供器官供体的具体相关医学信息，使接受器官移植的患者事后处理较难。”“从法律角度看，通常等待接受器官移植的患者，要依据总统规定的标准才能被选定为接受器官移植的对象。但是中国没有这个程序，只要给钱就给做手术。”

韩国市民团体、司法改革泛国民联盟常任代表郑求辰表示，拉维博士的提议非常合理，韩国国会应该立法解决这个问题。他表示，“通过这个机会，我想和国会议员见面，尽最大努力促成这件事。”

澳洲人：让更多人知道真相

由新唐人电视台参与录制的获奖纪录片《自由中国》三月七日晚，再次于澳洲墨尔本维多利亚大学进行私人预映，几十位应邀前来的澳洲各界嘉宾观看了这部影片。观众们无不影片为法轮功学员遭受的残酷迫害而震惊，并为他们坚持真理的勇气所感动，不少观众潸然落泪。

《自由中国》是新唐人电视台与World2Be Productions联合拍摄的纪录片，由美国导演迈克尔·帕尔曼（Michael Perlman）执导，以法轮功学员曾铮和李祥春的经历为主线，深刻揭露了中共十三年来对法轮功的迫害。影片撕开了中共监狱、劳教所的黑幕，包括奴役劳动、强制洗脑、乃至令人发指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惊天罪行，曝光了党媒喉舌掩盖罪恶、制造谎言，欺骗国民和世界等真相。

思考林克（Bill Schlink）先生是墨尔本一家地产公司的老板，他观看了《自由中国》后说，“今天这部纪录片给我们澳洲人上了一课，我以前只是大概知道中共在迫害法轮功，还从

来不知道有活摘器官这么恐怖的事。即使我们能做的事很有限，但至少我们要阻止这类事情在澳洲或欧洲国家发生。”“下次还有私人放映，一定会请更多的朋友来看，让更多人知道。”

安克特尔（Tony Anketell）先生经营一家福特车行，他说，“为了阻止这种罪行发生，我们必须让更多人知道。通过媒体、脸书、微博把真相传播出去。”安克特尔先生说，回去后会把乔高先生的网站转发给亲朋好友，等《自由中国》公开放映后，会向自己的朋友大力推荐。

当晚，远道而来的加拿大议会前亚太司司长、《血腥的器官摘取》、畅销新书《国有器官：移植在中国被滥用》的作者之一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先生亲临放映现场，并与现场观众积极互动，回答问题。乔高曾连续担任七届加拿大国会议员，他与加拿大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一起，为调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付出了巨大努力，因此获得国际人权协会



图：大卫·乔高在放映会上演讲，呼吁澳洲政府立法制止非法器官移植

（IGFM）瑞士分部颁发的二零零九年人权奖，并被提名为二零一零年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乔高表示，在与大卫·麦塔斯合着的调查报告中，详细列举了五十二种不同的证据证实法轮功学员被活体摘除器官。

《自由中国》自去年四月第一次参加电影节以来，已荣获多个国际奖项，如在休士顿国际电影节、洛杉矶真相电影节和费城自由言论电影节等获得殊荣。影片中的配乐不久之前还在好莱坞影视音乐大奖中获“最佳原声音乐奖”提名。



图：张必光先生

岁月的沉积，生活阅历的累积，使人越来越难回头看看自己固守的观念是不是对的？当有一天能掸去自己心中封尘的时候，也许会发现生活中的另一番景象！

张必光1971年从马来西亚到澳洲求学，到南澳阿德雷德读了四年的电子工程专业，毕业后又读了一年的电脑课程。在此期间，他在一家酒家打工，工作认真，深受老板青睐。1977年正值中餐馆在南澳刚刚开始流行，张必光看准时机，跟朋友合伙买下第一家餐馆，两年里又发展出另外三家餐馆，同时也经营不同的生意。后来张先生买下这个酒家的全部股份。自此，从求学阶段

就与这酒家结下的不解之缘一直延续至今。

这段经历，张必光颇多感慨，其中的酸甜苦辣不足以为外人道。张必光起早贪黑，常常感觉很累，很辛苦，压力也很大。当工作和生活中的不如意不断时，他曾不停地问过自己，生命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钱赚得再多，能买到永久的快乐吗？为什么快乐是这样的短暂，转瞬即逝呢？

为了寻找解决自身和人世根本问题的答案，张必光曾去过教堂，曾与有信仰的基督徒朋友探讨，也曾尝试从古今中外的哲学，宗教经书的古籍中寻找智慧，然而，文史哲学宗教知识都没能解答他对生命根本的困惑。在生命低潮期间，张先生的健康也亮起了红灯，由于长期在餐馆工作，常常感觉身心疲惫，1973年得了花粉病后，病症一年比一年严重，特别是春季，不敢出门去公园，一不小心，敏感的症状就反应出来，眼睛肿得很厉害。

2000年二月的一天，张先生的一位来自新加坡的朋友送给

他一本关于修炼的书籍《转法轮》。这本书开启了他生命中最初始的本性与智慧，深深震撼了他的心，使他有茅塞顿开的启悟。百思不得其解的生命活着的意义，书中都有答案，书中的法理与以往自己坚持的做人处世的原则及对人生的思考竟是这样相符，这也许正是他生命本质中最善良本性的体现吧！从此，张先生果断的开始了生命中新的起点一走入了一条修炼法轮大法返本归真的路。

当问到张先生修炼法轮大法后的具体改变时，张先生感慨地说，变化简直太大了！以前做工很累，现在同样是相同的工作时间，却不再有身心疲惫的感觉了，以前脱发很严重，在修炼三个月后，头发竟奇迹般长出来了，而且头发颜色也变黑了；一年比一年严重的花粉病在修炼六个月后也变好了；在工作中烫伤后在皮肤上留下的伤痕竟慢慢的不见了。这仅仅是在身体上表现出的一些改变，精神的改变却是本质的改变。

张先生在修炼的过程中不断

的用法轮大法的法理“真善忍”要求自己，并成了他待人处事的原则。张先生认为，向善是人的天性，当你的心回归到最纯净善良的先天本性上去的时候，你周围的一切与外界是和谐共处的，在遇到矛盾与冲突时，自然会放下争斗与贪欲，坦然面对自己在人世间的利益得失，用更真诚、善良和宽容谅解的角度去面对生活中的一切。

张先生坦言：修炼法轮大法后，精神上没有压力了，虽然每天仍然做同样的工作，虽然时常也会遇到各种矛盾，但是对待与处理的态度已经完全不同了，不再斤斤计较，不再抱怨不公，用微笑来代替以前的气愤，真正了解到生命可以活得这么美好、无私、尊严和正气！特别是在物质利益的对待上，张先生这样说：

“如果客人高兴就是我得到最好礼物，而不是为了赚了多少钱而满足。”

他以别人从自己的付出中受益而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和快乐！一种无求而自得的快乐，也许这就是一种修炼境界的体现吧！

挪威女教师罕见的风湿病消失了

西茜（Sissel）住在挪威西部沿海城市斯达万格，2002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西茜说：“当时我被诊断得了一种罕见的风湿病，整个身体的软骨组织，包括心脏都有可能受到侵蚀。当时我已经服用可的松一年了。我曾经询问过医学教授如何才能避免使用激素。我得到的回答是我必须终身服用这些药物。他认为没有任何方法，无论是食物还是改变生活方式都不能使我成为健康的人。”

在开始炼法轮功、学大法两个月后，西茜感觉到身体变的轻松了，疼痛减轻了，精力旺盛了，在征求大夫的意见后开始减少药量。西茜2006年在欧洲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说：“长话短说，今天我是一个健康的人，没有病痛，精力充沛，那些药物已在三年前就扔掉了，我的身体得到了净化。”

“在过去的三年里，我几乎



图：西茜在真善忍画展上将纸折的莲花送给儿童

没有因为生病而缺勤。而在几年前我却是经常的请病假，我能够忍受身体的病痛，我已经习惯于它，但精神的疲惫使我在一段时间里不能工作。而现在，我的同事对我说：‘西茜，你从来都不生病！’”

宽厚纯朴的西茜一开始不好意思在亲朋好友和她所工作的学

校里讲述法轮功和迫害真相，但希望帮助结束这个残酷的迫害的愿望战胜了不好意思的人情，她开始在她所在的学校为学生们开设法轮功课程，并且主动和其它学校联系，提供法轮功课程。

随后这几年中，西茜用自己的积蓄和假期，去各地的健康博览会上介绍法轮功对健康的效



图：西茜（沙滩上靠近石头者）与挪威法轮功学员在海滨炼功

应。她的热情讲解帮助了很多的挪威人认识法轮功。或许是因为挪威人热爱自然与和平的本性，当他们接触到“真、善、忍”法轮大法时很多人都能认同，更有一些人还加入了修炼的行列。

台湾博士生：真善忍指引我正的方向

二零一三年台湾灯会于三月十日圆满落幕。法轮大法学员首次展出“法船”造型的巨大花灯，是今年台湾灯会最亮眼的巨型花灯之一，也是历年来唯一能承载近五十人的巨型花灯。在法轮功学员布置的灯会展区中，除了能看到民众与巨型花灯合影的画面外，舞台区精彩的表演节目，如法轮功功法展示、天国乐团演奏、腰鼓队表演、汉服走秀等，让民众对法轮功真相有更多的了解与认识。

就读台湾科大电子工程系博士班的刘宇晨，是天国乐团的指挥。他表示，乐团的成员们会来参加灯会只有一个原因，“大家都是因为修炼大法而身心受益，因为他们自己有改变，他们觉得这个大法好，才会身体力行让更多人了解什么是法轮功，什么是真善忍，真善忍告诉我们怎么做，做一个好人中的好人。”

刘宇晨自己便是受益其中的一例。八年前，他因身体不好走



图：天国乐团成员灯会期间展示法轮功功法，指挥刘宇晨（前）

进修炼，修炼之后身体完全变得健康了。在博士研究路上，他表示：“法轮功真善忍给我一个走正的方向，让我在求学路上不管遇到压力或遇到问题，都可以很平静地去面对。”

本身也在教书的刘宇晨认为，现在年轻人收到的讯息太多了，这些讯息有时会让人心浮动，腥膻色的节目一直重复播

放，使人无法明辨是非善恶，而修炼的好处就是你可以把握住自己要走的道路，尤其对小孩子的品德教育格外有帮助，事事设身处地为人着想。

因为修炼法轮功，刘宇晨在日常生活中都按照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身边的师长同侪们也都感到不可思议，颇为赞许。

住在云林的许月美女士是天

国乐团的成员，修炼法轮功已经十年了。她说，“我要是没有学炼法轮功，今天我可能常常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或者是已经不见了。”

十年前，许女士病得很严重，长期的十二指肠溃疡，造成吃下的东西完全无法吸收，导致营养不良、贫血，免疫系统失调，甚至十天无法顺利排尿，医生还预告她可能要面临洗肾，心脏要开刀的境况。气若游丝的她从医院一路哭到家，因为她担心一旦撒手人寰，尚且年幼的孩子无人照料。

幸运的是，她的同事帮她报名了法轮功教师研习营，令她惊讶的是，第一天参加研习的人有八十人，第二天竟然来了将近四百个人，当天学功时，她感觉很平静，很好，之后便走入修炼的行列，身心状况也明显改善、提升，她说这一切“非常非常感谢法轮功师父”。

法轮大法再造了我

文 / 辽宁法轮功学员

去年春季，我家和别人合作在外地放蚕，在蚕场附近租房子住，距离我们房子不远处有几片桃园，桃子成熟季节，粉红色的大桃子挂满枝头。我们每次下山路过桃园时，合作的伙伴总会趁人家不注意摘下桃子，无论伙伴怎样劝说：我每次都一笑置之，从不摘人家一个桃子。伙伴佩服的说：你真听你师父的话，是个真正的好人。

我是九八年十二月份开始修炼大法的。之前的我，被病痛折磨得生不如死，多少个不眠之夜。婆婆是医生，在我十多年的病史中已是费尽了苦心，配的药方，数不胜数，每天嘴里只有苦涩的药味而没有饭菜的香味。我患有严重的结肠炎；两侧乳房里满是大小疙瘩，大的有鸡蛋大，痛起来时如同针扎一样钻心；还有眼角膜炎，医生抽过我的血，然后注射到我的眼球上，每个星期必须在眼睛上注射一针其它的

药物，打完针之后瞳孔散大，眼球都鼓出来了，很吓人的，然后用纱布遮上。在严重时带动的头部剧痛，满炕打滚。

那时的我才刚刚三十出头，仰望苍天，心里无数次的祈祷过，难道我就这样了结此生吗？为了寻求治病，我学过其它气功，身体折腾得更糟。

在生命快要完结的时候，一位好心的大姐把宝书《转法轮》捧给了我。随着学《转法轮》的深入，心性在不断的升华，明白了人为什么会有生老病死，懂得了什么是修炼，彻底的放下了治病的心，从此与困扰了我十多年的疾病分手了。走路脚下生风，一天到晚总是有使不完的劲，见人就：“法轮大法好！”幸福的笑容洋溢在脸上，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

师父要求我们要按照“真、善、忍”去做。我每次回娘家首先想到的是自己是修炼法轮大法的，要圆容好法，不但给母亲洗衣服做饭收拾房间，也给哥哥洗

衣做饭打扫卫生（嫂子已故），家里收拾的井然有序。两个内侄女齐口称赞“老姑回家从不闲着，付出的最多”，哥哥喜在心里，乐在脸上，发自肺腑的说：小妹真是病好了，心性升华了，大法太神奇了！李大师太伟大了！我也要修炼！

二哥和二嫂离婚后，心灵受到很大的创伤，抱着破罐子破摔的态度混世人生，看到我修炼后的变化也请了《转法轮》，明白了做人的道理，改掉了以前的恶习，又从新组成了家庭，得到了福报，他每次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法轮大法好”。

还有一件看似很小的事，有一天，正赶上活忙我们没有时间买菜，中午从山上回到家不知做什么菜，合作的伙伴就把房东的土豆捡来一些做菜了，过了几天还是没有买菜，合作的伙伴说：这次你去房东那儿拿土豆。我当时就说：自己宁肯不吃也不会去拿的。听到这儿，伙伴笑了，她说：就知道你肯定不会去拿的，

哈尔滨市公安局九九年三月给法轮功颁发拾金不昧奖



奖状

哈尔滨市法轮功辅导总站

一九九八年度拾金不昧先进单位

哈尔滨市公安

一九九九年三月四日

因为你是修炼人，按“真、善、忍”做，我说对！你也应该按着“真、善、忍”去做，我们自己去买吧。

我原是等死的肠癌患者

文 / 山东新学员

我是山东青岛人，老伴修炼法轮功多年。以前我不炼，但觉的有道理。

二零一一年，我在外地打工经常肚子疼，去看了些医生，药也没少吃，可是肚子疼的越来越频繁。后来坚持不下去了，就放下务工回家了。在家又看了些医生，药也没少吃，还是不见好转。

家属把我送到潍坊肿瘤医院，也没查出什么病，肚子还是照疼不误。在阴历十一月初七，又把我送到青岛医院，还是没查出什么病。这时我非常生气，心想整天鼓吹现代医学科技如何发达，有病都查不出来，还不如回

家跟老伴学炼法轮功呢。医生也跟家属说：不行手术割开看看。家属心想哪有这样看病的。可家属还是温和地说：先回家疗养一段时间看看再说。回家住了一宿，肚子疼痛难忍。十一月初八就又回到医院，手术割开一看，癌肿瘤在肠子上象葡萄粒子一样多，无法手术，就又缝上了。家属只好安慰我说：给你做完手术了，回家养着就好了。

回来后，我就坚持天天看《转法轮》（法轮大法主要书籍之一），能看多少看多少，坚持天天看，决心跟着老伴一起修炼法轮功。奇迹出现了，我的身体真的一天比一天的好起来了。老伴看到我一天比一天好起来的身



历史图片：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 2000 多名法轮功学员在白浪河畔的体育场集体炼功。摄于一九九八年秋。当时，潍坊市体委按照上级的要求对法轮功作过调查：全市法轮功学员人数达 18 万人（据不完全统计，仅潍坊市辖区出售的《转法轮》书就达 30 万本）。同时，法轮功使修炼者身心巨变的调查结果，令市体委的调查人员惊讶、赞叹不已。

大悟，原来我是在等死，是大法师父救了我，我的感激之心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在这里我只能借明慧一角

向全世界的人说一声：法轮大法好！再次谢谢大法师父。我已正式开始修炼法轮大法。

母女获新生

文 / 明月

我家住农村，是九七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的。学法前我是一个重病缠身看不到希望的人，患有严重的肝病、中度脑震荡、妇科病等，从头到脚都是病，每天大把大把的吃药也不见好转，花光了所有积蓄都看不到生的希望，整日里闭上眼就出现那些死去的人，又请道士做道场，改房门，都不见效，最后一线求生的希望使我想到了法轮功。

以前别人对我说炼了法轮功身体好，我不相信，我心里想着大碗大碗的药吃下去才实实在在的，你炼功就能好病了？我那时尽管看不到生的希望，我还是不想死，因为我的孩子才十二岁。我壮起胆子找到了本地法轮功学员，说明了来意，他们很热心地告诉我哪里炼功，并给了我书，叫我先看一看。

我和她们一起学法炼功，可以说学一天精神一天，不到一个月我的所有病痛全消失了，人特别精神，真正感受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状态，我好高兴，把所有的药全扔了，急忙叫女儿也来学。女儿看到我的变化，很高兴，也要学。

我女儿在七岁时就得了严重的乙肝大三阳，医了五年多也没

有转掉一个阳性，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就没有参加过学校的体育活动，因为医生说过她这种病不能剧烈运动。女儿跟我一起学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有一天带她到街上去买鞋子和其它一些东西，不知不觉中走了大半天了，我猛然想起：呀，你怎么今天没有说脚软呢？女儿却对我说我才不脚软呢，再走一天我的脚也不会软的。我听了很高兴，在过去要是转了这么长时间的她不知在地上坐了多少次了。她过去脚软走不动的时候那真是不分什么地方都会坐下去。

因为她身体好了，人精神起来了。这时，体育老师叫她去训练长跑和跳高，说是参加全区的小学体育比赛，女儿问我去不去，我对女儿说：你不怕，你去吧，你现在已经得法了，有师父保护你了。女儿听我这么说也坚定了信心，每天放学后留在学校训练，到参加比赛那天我女儿得了全区小学体育比赛的第四名，我们母女不知有多激动，这对于一个从来不参加体育活动的孩子来说，真是做梦都想不到的。我的小女儿过去身体很弱，一不小心就是肺炎和扁桃体发炎很严重，还得赶快吃药打针，从我修炼起孩子们就再也没有发过病，没有花费过一分医药钱了。

学大法让我绝处逢生

文 / 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我是早产儿。因母亲患有心脏病，怀我的时候经常打针，怀孕七个月时就生下我，我被放到保温箱里一个多月。我也有先天性的心脏病，发病时胸闷、心跳，特别的难受，浑身没有劲，嘴唇紫色的，经常吃安神药也不好使，犯病厉害时，就在炕上趴着。

我十一岁时，母亲去世了。不久我就得了流脑病，留下后遗症——脑袋痛，睡不着觉，严重时，一个星期睡不着觉。

成年后结婚，生下双胞胎女儿后大出血，经抢救活下来了，全身又得了风湿，从此全身哪都痛，没有好的时候。拔火罐、针灸、吃中药，什么都不好使，后来吃药吃得胃、胆、脾、胰、肝都不行了，特别是胰腺炎，特别痛苦。最后肾也不行了，二零零二年被诊断出肾衰竭。那时我真是想自杀了。我在三十几岁就开始信佛，已经十二年了，也没有把我身上的病祛掉。

二零零三年五月间，一位亲属告诉我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听说法轮功行，我就要一直炼法轮功。但家人不让炼，因

为中共迫害法轮功非常残酷。但是我就是要炼，家人也没有办法。我炼了仅半个月，全身的病就都好了。就这样，我到现在一粒药也没有吃，生活的非常好，我真的感谢法轮功的神奇。

家人看我病好了，非常的高兴，也知道法轮功神奇。但丈夫对我炼法轮功还是非常的担心，总是阻止我。丈夫有三十多年的肺结核病，总是犯，还得了两次心梗，胃也经常的有毛病，吃多了痛，饿了也痛，吃了不少偏方也治不好。后来胃穿孔，手术切除胃的一部份。二零一二年正月，丈夫的肺结核病又犯了，又住院四十天，回家后，终于开始跟我炼法轮功了。

我这样一个病得想自杀的人，真是绝望了，而学法轮功后绝处逢生，病都好了，大家说我能不学不炼吗？我不但要学，我还要把从法轮功中受的益处告诉别人，使别人也能受益。可就因为我发法轮功的真相资料，被当地派出所警察绑架、抄家。二零零九年，还将我抓到抚顺罗台山洗脑班迫害。但是无论中共怎么迫害，我知道法轮功了，我就要一直修炼下去。

救人的神功

文 / 大陆大法弟子口述
同修整理

我是一九九九年七月十二日开始学法轮功的，那时我身患多种疾病：四肢麻木、头凉、皮肤病、肺结核、甲亢等。最要命的是三十多年的胃病，折磨得我骨瘦如柴，喝水都难受。到西安去求名医不遇，就跟妹妹去看练气功。有个炼功点上挂一条幅，介绍法轮大法，我识字很少，但看懂了这是按真、善、忍要求做好人的，这时有人来收条幅，我问：“这功我能学会吗？”她说能，就送我一本《法轮功》让我第二天去学。回到妹妹家一进门我就闻到大米饭的香味，很想吃，吃了点米饭和菜，也喝了点汤，没什么不舒服。只是想要学

还没有炼功，胃病就好了，真是神功呀。更奇怪的是我一看见药就头晕，刺激味也受不了，干脆把药扔了。

我患皮肤病也近三十年了，又痒、又疼、又烧，恨不多长几双手去抓，到处求医问药，花钱跑腿，受罪受累，没有结果。学法轮大法十多天后，一次炼功时，感觉是下雨了，雨水从头淋到脚，身上浇透了，顺着水流感觉一层皮从上往下脱落。以后全身大量脱皮，抖抖裤脚一撮皮屑，早上起床也落一层，约十天后皮肤变得细腻光滑，现在仍然白嫩有弹性。

我今年七十九岁，熟人见了都要问：你怎么不老，反倒年轻了？我就说：“炼法轮功炼的。”

老伴不再是个玻璃人

文 / 山东潍坊大法弟子

我一九九五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今年快七十岁了。

我老伴不修炼。二零一一年十月，他忽然得了重病，呼吸困难，浑身浮肿，不能动了，命在旦夕。我女儿赶快将他父亲送去医院，医生确诊心肌梗塞，需要搭支架，因没那么多钱，就先住院观察。就这样按心脏病治疗了半个月，稍有好转。医生说出院吧。老伴带上半个月的药回家了。

回家不到半月，病又犯了，又到医院住院。医生对我女儿说：你爸已是个玻璃人了，不小心摔碎了就完了。女儿吓哭了。我老伴说：我打够了针，吃够了

药，回家跟你妈学法轮功吧。

原先我怎么劝说老伴他也不炼，这回被病逼的，他要学大法了。我认真辅导他学法、炼功、守心性，不到一星期，他肚子就软了，不憋气了；半月后浑身消肿，慢慢恢复了正常。这才体察到，哪里是心肌梗塞，是吸烟导致了矽肺严重，肿胀了，把心脏空间挤没了，不能呼吸了。师父把他多年的矽肺病拿掉了，同时他也戒了烟酒。

现在我老伴的体重上升到一百八十斤了。看到父亲恢复了健康，我女儿再也不抱怨我了。原来因为我多次被邪党绑架，又长期被扣发工资，家人多有埋怨。现在老伴和女儿可愿意为法轮功做事了。

救我命的是法轮大法

文 / 大陆东北大法弟子

我今年八十四岁，在东北的一个乡村居住，大多数人称我为刘老太太。我把亲身经历过的神奇事说给大家听听。

农村人好串门，我经常去一家炼法轮功的人家坐坐。她人很好，对待左邻右舍都是那么真诚、善良，谁有为难的事她都帮，从来都是把方便让给别人，她是村里人人皆知的大好人。但是，我去她家一看到她学法炼功我就烦心，不知为什么，人家学法炼功也惹不着我，我为什么就烦人家呢？烦人家还老想去人家坐坐。可真怪了！

就在二零零八年的秋天，我突然得了“顽固性皮肤病”，怎么治也治不好，越治满身象个烂窝瓜似的，出血流脓，就在我痛不欲生的情况下，我又到她家去了，我说：我看你炼功炼的什么病都没了，我明天也跟你学法炼功吧。她说：好啊，你什么时候想炼就炼。我说：今天不行，我得回家商量一下，因我家供个“保家仙”（低灵），我得跟它商量。到了晚上，我对着那个牌位说：我供你这么多年，你也没



历史图片：1999年7月中共非法镇压法轮功以前东北一处法轮功集体炼功场景。

保我啥，弄得我满身象个烂窝瓜，我实在受不了，今天晚上我就把你送走，说完就把它送走了。

第二天我就到炼法轮功的学员家去学法炼功了，刚炼了一天，身体就有了变化，原来我的耳朵打雷都听不见，怎么今天能听到放水声了？身上烂的地方也不那么痛了。因我得到了甜头，不管黑天白天总想学法炼功的事。一次晚上在梦里也炼功，有

时做到哪套功法记不住叫什么名时，我正心急，一个声音就告诉我：是法轮周天法，从那以后我再也不忘各套功法的名。第二次晚上睡梦中有个人手里拿着一张纸对我说，你得去上学呀。我反问：我这么大岁数上哪去上学呀？这个人说：你去上学吧，你学好了，那可是两个世界呀！第三次晚上梦中有个人说：“鸡死扒皮，就不用拔毛了”。我悟到：因我满身烂的除了手、脚、

脸之外，没有一块好皮，这不就如同鸡死了扒皮一样，把坏皮全扒掉省事了，就不用拔毛了吗？炼功一个月后我身上脱掉好几层皮，两个月我满身的溃烂全无，直到现在已四年多了，从来没有犯过。亲朋好友及全村人都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

有人说：我就相信科学，有病就住医院。我以前也是这种想法，后来我发现，住医院也不是什么病都能治好的。如果是那样，那为什么哪个大医院都有“太平房”？都设置有放死人的房间呢？医院小病能治，大病就治不了。最后弄个人财两空的，我不就是个活见证吗？

而我一修炼了法轮大法，我的耳朵也能听到声音了，全身的顽固性皮肤病也不顽固了，全好了。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吗？有人说：医学就是科学，他就相信这所谓的科学，通过我的亲身体验，我说法轮功是最高的科学，是人所不能及的，真是太神了。我只能用一句话表达我的心声：“法轮大法是真正的佛法，是救人于水深火热的高德大法。”谢谢师尊的救命之恩。

中国社会如何走出困境

文 / 欧阳非

当今的中国社会，面临许多危机。如生态环境方面危机重重，社会分配不公、贫富阶层矛盾冲突不断，食品安全危机人人自危，官员贪腐、政治腐败、暴力“执法”造成各地群体抗暴事件急速上升……

中国社会的种种危机，造成的原因当然很多，大体上说，根源有三个方面：从精神上讲，就是对生命的漠视和道德的全面堕落；从运作上讲，就是不尊重宪法，没有法治；从体制上讲，就是没有言论和信仰的自由。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改善这些问题，中国社会很难走出当前的困境。

而这些问题，都直接与迫害法轮功紧密相关。

比如，中共近来高调关注的「民生问题」，不管中共喊出了多少口号，关注民生首先是对生命的珍视。一个漠视生命的政府，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对民众毫不关心的社会，是不能真正解决民生问题的。中共如果仍然以无神论为国教打击对神的信仰，仍然在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仍然把人关进洗脑班，仍然在劳教所和监狱里残酷折磨和虐杀法轮功学员，甚至活体摘取器官牟取暴利，这样的政府怎么可能真正关注民生呢？

比如，现代文明社会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法治。中共也总是大讲特讲加强法制建设。可是，如果连宪法都不被尊重，谈法治就没有任何意义。信仰自由是中国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而对法轮功的迫害，就是在公然挑战宪法。而且，江泽民一伙为了镇压法轮功，完全绕开法律程序，模仿文革时的「中央文革小组」，专门设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610」办公室，跨越于公检法之上，对法轮功没有顾忌地大打出手。大家看到，对法轮功的镇压打断了本来就缓慢的法治进程。如果不停止迫害法轮功，不取缔「610」，根本就不可能真正回到重建法治的轨道上来，没有法治的中国与现代文明社会根本就是阴阳两界。

比如，中国人民现在最关心的环境问题和腐败问题。中共总

是用一句「加大反腐力度」来搪塞人民的呼声。加大反腐力度十几年来，是越反越腐。一个人怎么可能把自己拎起来呢？要解决这些问题，最基本的就是要有言论自由，要有媒体的独立监督。而中共在迫害法轮功中，最恶毒的一招就是不让法轮功说话，而且全面封锁海外法轮功的言论。曾有人从西安网络监察支队公开的用来过滤网页的「最易涉及的非法关键字统计表」中，健康词汇的百分之九十都是与法轮功及其法轮功学员为传播真相办的媒体有关的。中共对法轮功言论自由的控制可见一斑。如果不停止这场迫害，怎么可能谈及政府的改良与言论的自由呢？

比如，中共口口声声改善人权，特别是在获得2008年北京奥运举办权时还对世界做出了改善人权的承诺。可是，在迫害法轮功的大背景下，中国的人权状况比过去更加糟糕。那文革式的造谣诽谤，动用公检法军警国安特务等一切国家机器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制造了从天安门自焚骗局到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种种伤天害理的暴行。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从公开高调转入地

下，是迫害之不得人心和江泽民一伙一意孤行共同作用的结果。镇压转入地下并不意味迫害的减轻，相反，因为隐秘性和江泽民一伙骑虎难下、急火攻心、扭曲的报复心理，迫害变得更为阴险狠毒。中共现在不提法轮功，不等于就可以抹杀它在十几年来对法轮功犯下的罪行。

伴随着对法轮功的镇压，是中共经济的「高速增长」，表面上看，是一些西方资本家和中共既得利益集团相勾结，以中国的土地、环境、资源、人权、子孙的生存为代价，牟取暴利。从实质上看，是中共「用人权换经济」的必然结果。在人权的普世价值观成为世界潮流的时代，中共为了掩盖对人权，特别是掩盖其对法轮功的迫害，以经济发展为诱饵，迷惑国内人民，欺骗国际社会，让人们在人权和金钱之间，去选择金钱而对中共的人权迫害采取默认和回避的态度。现在，如此「高速」经济发展的苦果终于显露出来了。

中共对「真善忍」的攻击，使得社会道德全面沉沦。大家只要想一想，中国的社会道德自1999年镇压法轮功以来，为什么

全面堕落了？假冒伪劣有毒食品的泛滥成灾，黄毒赌黑的肆意横行，不过是一个社会道德堕落后的必然反映。

中共江泽民一伙在迫害法轮功中背负的累累血债，使得它们不敢让迫害停止，拼命抓住权力，左右政局和政策。中国的每一步改革，它们都要权衡是否会导致对其罪行的清算。这样的罪人成为中国前进路上的真正障碍。中国社会矛盾的出路，都系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上。

安徽省政协常委、民营企业家汪兆钧先生在2007年曾经发表了一封致中共领导人的公开信。在信中，汪先生特别提出“当今最迫切的是：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呼吁“对当时决定镇压的决策者追究刑事责任”“对受害人给予国家赔偿”，因为汪先生认为这场镇压“显然不是针对法轮功，而是对全国人民的镇压”。诚哉斯言！

停止迫害，惩办元凶，成为重新燃起中国未来希望之火的契机。

有感于不敢过问政治

2011年7月23日，雷雨交加的夏夜，中国高铁“和谐号”两班电车在温州发生追撞事故。事发五小时后，当人们还沉浸在惊愕与悲痛中，中国铁道部一早就宣布停止救援，出动挖土机急于清场、毁尸灭迹；并且，对事故原因官方一再说谎。官方对惨案的处理方式，激怒了广大民众。一位有良知的艺人在微博上发表多条言论，直指事故的核心问题，引发网友热议。她写道：“我不懂政治也不敢过问政治。我只是希望悲剧不要再发生，捐款能落实在需要的人手中，吃到身体里的食物是营养不是有毒物。”其中一句“我不懂政治也不敢过问政治”令人感慨。

从她的言论可以看出，她要的只是平安出门、快乐回家的权利。这是一个在正常社会中，人们应当积极参与、过问的最平常



图：7·23 动车事故后，当局掩埋事故车厢。

的社会政治活动。但在共产党社会里，“政治”一词变了味儿。党撒谎时你去揭露，党诽谤时你去澄清，党迫害人时你呼吁停止——这些行为被中共称为“搞政治”，是其整人的一项大帽

子，令人不寒而栗。中共要的就是这不寒而栗，因为当人们都恐惧于中共整人手段而都保持沉默时，它就可以为所欲为地迫害中华百姓了。

从海外华人参政说起

文 / 龙延

近年来媒体报道，海外华人参政出现新气象。例如，目前在美国担任中小城市市长的华裔就有五十位左右，特别是在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州和东海岸的纽约，华人参政意识的上升态势最为明显；纽约在华人们的努力下，过年已经是法定的节日。在加拿大、欧洲、澳洲等一些华人比较多的城市，华人为了维护和争取正当的权利，参政意识也明显提升。

在海外的自由社会里，华人参政的目的是维护和争取华人的正当权利，华人对这种“搞政治”是鼓励和支持的。在海外作为少数民族的华人，尤其是早期到海外的华人，由于各种原因在所在国可能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待遇或冷眼，心中别有一番滋味。由于新一代华裔（或新移民）的

经济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大家都意识到应该要维护和争取自身的正当权利。因此，鼓励华人参政，维护和争取自身的正当权利，提高华人的形象和地位，这可以说是海外华人的共识。

这种在海外逐渐取得共识的“搞政治”，拿到国内（中国大陆）却行不通。在中国国内，民众（包括法轮功学员）维护被中共剥夺的权利，维护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权利，这和海外华人维护和争取自身的正当权利，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可是，为什么有人对法轮功反迫害、维护被剥夺的权利那么反感呢？这不是海外、国内两重天吗？

在国内，共产党说法轮功“参与政治”，“参政”成了迫害的借口，有些人跟着指责法轮功，即使在海外，也有人有意回避法轮功。

自一九九九年七月以来，

国内广大法轮功学员只是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合法权益被剥夺殆尽。法轮功学员所做的只不过是维护自身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等等合法权益，对政权本身没有任何诉求，根本不是要谁手中的权力。这在自由社会里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大家鼓励和支持海外华人参政维护和争取合法权益，为什么对法轮功维护被剥夺的政治权利就持不同态度呢？这种双重标准显然是不正常的。

中共剥夺了法轮功的人权，也是剥夺了所有中国人的人权。就象《安徽省政协常委汪兆钧致胡温公开信》中说的，中共对法轮功的无理镇压“这显然不是针对法轮功，而是对全国人民的镇压！”另一方面，人们不难看出，法轮功维护和争取自身最基本的人权，也是在维护和争取中国人民的基本人权，包括那些附和中共、偏听偏信中共的人们

的基本人权（因为他们的人权也被中共剥夺了）。当年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争取的不仅是黑人的人权，而且也是所有人的权利，包括在美国的华人的权利，在美华人显然也从中受益。

中共给法轮功贴上一个“搞政治”的标签，吓得有些人附和中共，从而反对法轮功争取基本人权的努力，这种双重标准在效果上就是认同了中共对法轮功基本人权的剥夺，客观上起到落井下石、协助迫害的作用。

华人只能在海外“维权”（但即使在海外也不能向中共要人权），而不能在国内维护和争取正当的人权。事实上，不管有没有意识到，每一个人都是法轮功维护人权的潜在受益者。每一个人都应该象支持海外华人参政一样，从道义上支持法轮功的反迫害。

罗马法与“六一零”办公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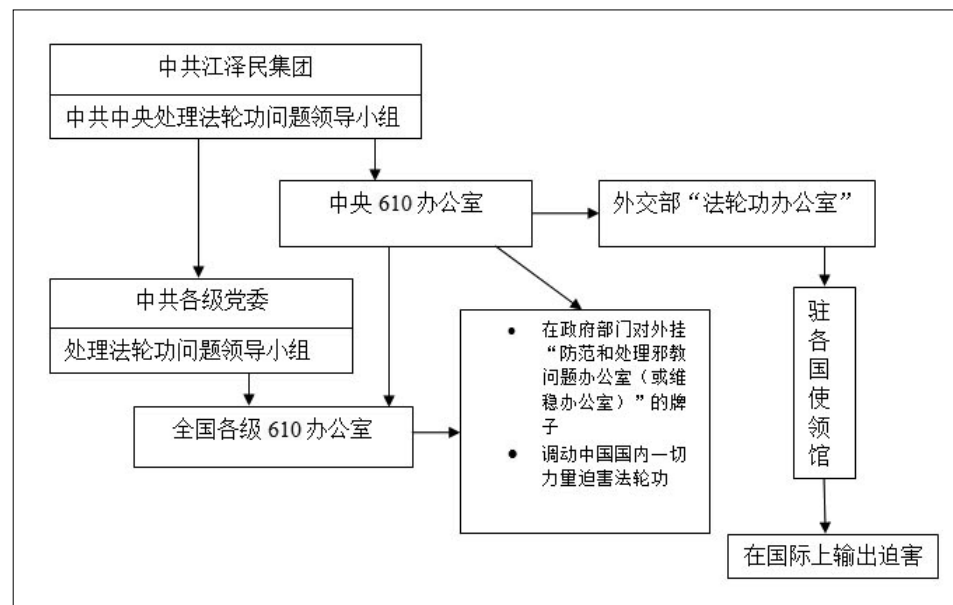
文 / 欧阳非

罗马帝国的法律体系非常发达，起源于古罗马的“罗马法”是现今许多国家法律体系的基础，所谓的“民法”就起源于罗马法，当时的辩护制度已经成熟。但是，法律并没有保护基督徒不受迫害，相反，法律还成为迫害基督徒的工具。戴克里先（Diocletian）皇帝就颁布了四个针对基督徒的法令（Edict of Diocletian），包括禁止集会，基督教堂的私产被充公，基督教的书籍被烧毁，后来要求基督徒要么放弃信仰，要么被处死（因为迫害不得人心，这些法令并没有被积极执行，很多基督徒得以逃脱惩罚）。

中共迫害法轮功，也是发布了各种违背宪法的条令规章，包括不准法轮功集体炼功，不准为法轮功上访，全面收缴和烧毁法轮功书籍，强行所谓的“转

化”，不放弃信仰就让你丢掉饭碗，关进洗脑班和劳教所，遭受非人折磨，甚至被酷刑迫害致死。

中共对法律的玩弄更是驾轻就熟，超过了古罗马人的想象。中共口口声声说要健全法制建设，可是，一开始迫害法轮功就建立一个从上到下的类似于中央文革小组的“六一零办公室”，完全凌驾于公检法之上，绕开了法律体系，让法律完全失去了保护人民权利的作用。同时，中共让各地的负责人兼任“六一零办公室”领导，以迫害的力度，包括转化率（要求高）、上访率（要求低）等作为一票否决的考核指标，把整个国家动员起来，拖入对法轮功的随意打压。另一方面，又操纵法律走过场，走所谓的“法律程序”来做秀，来掩盖迫害，给迫害披上“合法化”的外衣，用法律形式欺骗迷惑外界；私下发通知不让律师为



图：610 及其指挥迫害概括示意图说明：610 办公室是中共党务系统内部的秘密机构，中央“610”办公室对外称“国务院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地方“610”办公室对外挂“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的牌子，也有的地方挂“维稳办公室”的牌子（简称“维稳办”）。此外，在国安、公安、大学、部份中小学、机关和大企业中也建立了相应的“610”办公室。“610”特务在外交、互联网、外资企业、旅游、贸易等等各种行业中，也都一直在干着阴暗、罪恶的勾当。

法轮功作正当辩护，敢于站出来为法轮功说话的律师，也成为了被中共打压的对象；在所谓的“法律程序”中，请不请律师辩护，结果一样，都是非法重判。同时，中共在暗地里举办很多洗

脑班，非法抓捕关押法轮功学员，用残暴、欺骗的手段让学员放弃信仰（所谓的“转化”）。

要是古罗马人遇到了中共这帮玩弄法律于掌股之间的流氓，真是不知道该做何感想。

波茨坦磨坊

19世纪的德国有个威廉一世国王，他在波茨坦市近郊盖了一座占地面积很大的豪华行宫。可是，他发现行宫不远处的一间磨坊十分碍眼，刚好把前面的风景给挡住了。威廉一世十分不高兴，他找来内务大臣，让他去给磨坊主一些钱，把它拆了。内务大臣找到了磨坊主，可磨坊主说：“那是祖宗传下来的财产，我的任务就是维护下来，一代一代传下去，是无价之宝，我自己无法决定。”

威廉一世以为磨坊主嫌钱太少，于是决定提高补偿金额。内务大臣再次转告磨坊主。可磨坊主还是不买账，表示这磨坊坚决不卖。威廉一世很生气，派出

宫廷卫队把房子强行拆了。拆房子的时候，磨坊主说：“国王当然权高势重，但德国尚有法院在！”第二天，磨坊主就将一纸诉状送到德国地方法院，状告国王。不久，法院做出判决，国王败诉，而且必须将磨坊“恢复原状”。威廉一世只得派人把已拆毁的磨坊重新建了起来。

几十年后，威廉一世去世了，磨坊主也去世了。磨坊主的儿子因为经济拮据，准备将磨坊出售给威廉二世，他认为皇宫肯定认为这是一件两全其美的事情，既可以给行宫以更开阔的视野，又可以销毁威廉一世在世时官司失败的物证。

但威廉二世却给磨坊主的儿



子6000马克，并亲笔写了信，嘱咐他这磨坊是德意志国家司法独立和裁判公正的纪念，也是他们家族的光荣所在，要求把这磨坊世代代传下去。

现在波茨坦市那座古旧的磨

坊仍在，每年都有不少观光者，特别是一些法律专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以观摩磨坊为自己从业的必经程序。

道德多少钱一斤？

越来越多的人明白了法轮功在提高社会道德方面有着巨大作用。但也竟有人说「道德多少钱一斤？」道德和金钱，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概念，由于道德无法用重量衡量，因此面对多少钱一斤的问题便无法回答了。

然而，道德确实是有价值的。

我在英国游历时曾听到一个真实的故事。某留学生在爱尔兰毕业后，虽然成绩优异但找工作屡屡碰壁，某次被拒后终

于忍不住爆发，质问公司人事部经理，为什么选择学业经历都不如他的人？人事经理认真地告诉他原因，原来该学生有三次公车逃票经历被记录在案。经理解释说，他们是私人企业，聘请的是主管级人才，但不能花费巨大成本设立监督机制，所以只能尽量选择「道德高尚」的员工。

中共建政以来，极尽一切手段破坏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份，做人基本的道德、仁义礼智信被荡涤殆尽。而且，中共通过不断的政治运动，用无数的谎言，颠倒黑白，鼓动百姓互斗，鼓吹「不择手段」。就像《九评共产党》书中提到：「在共产党那里，没有普遍的人性标准，善

良和贪恶、法律和原则变成随意移动的标准。不能杀人，但党认定的敌人除外；孝敬父母，但阶级敌人父母除外；仁义礼智信，但党不想或不愿意的时候除外。普遍人性被彻底颠覆……。」

几十年中共的「思想教育」，现在的中国大陆，盗贼遍地，欺诈成风，诚实守信的人被当成傻瓜，只有更凶更狠更无良者才能得势。难怪孔老夫子说：「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2004年中国有一项研究，每年中国大陆的企业因为不讲信用的违约而损失5,855亿人民币。这大概可以当成是「失信」的企业成本。如果加上个人经济活动和非经济活动中失信因素造成的损失，实际损失的价值恐怕大得多。

有一位泰国老华侨曾讲，以前华人之间做生意，「牙齿当金使」，一个电话过去，价值百万元的货物就开运，不像如今需要律师、公证、银行和信用证明等等，成本低而交易速度快，所以华商能够风靡东南亚。

道德虽然不按斤计算，却有自己的衡量标准，同样是价值万金的。

挺起腰来，做个正直的人

吃完晚饭，我独自在路旁散步，路边的花园里坐着一群群人，一个个没精打采、满腹心事。有一群人在议论着什么，挺热闹，我就走过去站在这群人的身边，听他们说话。

这其中有一人说：“现在是什么社会？干什么都要钱，什么东西都贵，哪有那么多钱？听说军人又长钱了，公务员也长了，都长1000多块呀！可工人怎么不长呀？！”

另一个说：“找啊！”

“谁敢哪？那不是闹事、跟政府对着干吗？”

另一个说：“我听说军队在北京已上访好几次了，这是真的，我外甥是某军队的正团职，他说的。前一阵子民办教师也上访了。就我们怕。”

“不行呀，真打呀！文化大革命我的亲戚就被打死了，这回他的家人炼法轮功又被抓了。他的家人可好了，人好心好，助人为乐，现在被抓进去，家人都为她担心。唉！人在屋檐下怎敢不低头啊。”

这时有一只蚊子在他的腿上叮了一下，只听“啪”一声蚊子被打死了。

一个矮个子说：“哎，你打它干什么？在这个社会里到处都

是蚊子，你打的过来吗？你低头不就行了。”

“它咬我呀！”

“轰！”大伙都笑了。

这时一个细高个子的人站了起来说：“如果军队、民办教师都象你一样怕，能有今天的结果吗？你看人家炼法轮功的这么非法镇压，还坚持着讲，告诉人们真相，人家怎么不怕？如果都象你这样，早就完了；都象炼法轮功的一样，就是中国的希望。如果我们这些老百姓都象你刚才打蚊子一样，那今天的社会早就变样了，我们的日子也好过起来了。我们为什么非要做屋檐下的人呢？为什么不挺起腰来，做一个正直的人呢？上天让我们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可我们非要猫着腰走路、任人宰割。你看一看中国人哪还有腰啊？你没看换肾的多吗？连过去的古人的一毛都不值。早晚中国得发生一场变革，这个流氓政府非得解体不可，要想这一天早日到来，就得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听说天要灭中共退党团队得平安，我们得赶快退。千万站在法轮功的这边，可别跟恶党流氓政府跑，给它当殉葬品啊！你退了吗？”

我听了真高兴，中国人在觉醒啊！

不是自己的不要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一次，我去电信大楼交电话费，当时排队等交费的人特别多。我交完费，接过营业员找给我的钱一数，多了十元，我想到《转法轮》中“失与得”的关系，就返身把多找的钱退回去了。这要在以前，我根本是不可能做到的。

记得还有一次，我去买冰棍，老板是一个粗壮的人，感觉不是很和善。我买完后，一看手里的钱，觉得他多找了钱了，我看看他刚要张口说话，他把眼一瞪说“怎么啦”。我低头又看看手里的钱，心里从新算了一下帐，没有找错。我和善的对他说：“我以为你多找给我钱了呢。”没有想到，他当着众人的面，冲我竖起了大拇指。

类似这样的事，在我日后的生活当中还发生过好多次，因为我学了法轮大法，明白了“失与得”的关系，所以把钱都给人家退回去了，在这过程中让我也去掉了不少贪便宜的心。

秉公与原则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修法轮大法前，我的社会地位和工作职能可以随时收取各类好处，如红包、购物卡、礼品馈赠等。修大法后，这类事情，我都一一谢绝。偶尔出现推脱不掉的情况，我也是过后将礼品完璧归赵，或以现金的形式全部退还。

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单位的上一级的人员因我修炼大法把我降职，由颇受人们羡慕尊重的职位降为了普通员工，工资收入基本减半。有意思的是，单位领导却很信任单位法轮功学员的人品，让我和另一位法轮功学员掌握着两个部门的钱款。我掌管一部门每年七十万元的资金。这项工作曾在三年内换了四个人，他们都不同程度的出现了工作失误，如：账目不清、获取私利回扣、偷取单位物品等等。从接手这项繁杂的工作，我尽快熟悉业务，账目丝毫不差。由于协调多个部门，我处理事务的出发点是秉公与原则。我曾经多次当面拒绝本单位领导和上一级领导的不合理要求，宁肯犯上，也不做违反单位名誉和公众利益的事情。

现在，单位上上下下对我十分信任，受我拒绝的领导就曾亲自对我说：“你拿来的票子（需领导严格审定，或签字），我都不用看，一律通过。”我已经从事这项工作六年了，每到年底，我们市级单位（上一级的、非本单位）都要给我们业务员私下里发红包、购物卡、大件物品等，六年来我从来没领取过。全市一百多个单位，一百多个业务员，只有我一个人不领取这“公开的”红包。负责发放的人员奇怪，“少见！现在还有这样的人？发钱不要的？”他们私下打听我的情况，最后终于知道了，我是炼法轮功的。后来他们部门上上下下的员工都对我很尊敬，大经理也认识我了，见面总是先打招呼。

拒 绝 诱 惑

文 / 辽宁大法弟子 常青

九五年底，我和朋友开的公司倒闭，我回到原单位上班。一位同事借给我一本《转法轮》。当天回家看了一夜，一下子明白了很多自己一直都想不明白的人生问题，我莫名其妙的痛哭了好几次，哭完后觉得头脑特清楚、心情特轻松，这书让我明白了人生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在社会中追名逐利、盲目行乐，是为了纯净自己，提高道德，回到真正的家。还明白了善恶有报，做过什么都得承担。

这时单位的领导让我去负责我市一个区的二百多家餐饮行业客户的燃料销售计量和收费工作。由于计量仪表的老化、更换不及时，以及单位财务管理上的不完善，使我对查收用户燃料费的多少有着相当大的决定权，随意性很强。



篆刻：原本高潔自天來

对很多客户来讲，我这支笔直接决定了客户每个月经营成本大小，同事们戏称做这项工作的人为“区长”，我也成了一些客户想搞好关系的对象。可是我想到的是用修炼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言行，拒收了客户不知多少次的钱物馈赠和吃请。

记得有一次，我单位别的部门的一个领导给我打电话，说某某洗浴中心的老板要请我吃饭。我说太忙没时间，婉言谢绝了。我知道那家洗浴中心的燃料用量很大，每月要用几万元的燃料费，可是他家的计量仪表却坏了，长期没人去给更换，无法准确计量，我就按单位公布的估量标准收取费用。

过不几天，又有其它部门的领导给我打电话，叫我帮忙“照顾”这家洗浴中心。接着，我单位负责仪表维修的厂长找到我，说那家洗浴中心的老板要见见我。我一想，再不去以后在单位工作都不好干了，就跟他去了。

到了一家高档的酒店坐下后，那厂长给我介绍了洗浴中心的老板。

这时我才知道这个老板是公安分局的政保科长。席间这个科长见我不喝酒就特意要了活虾，我说我不吃活的东西，他见我这样有些不高兴，就草草离开先走了。

仪表厂长说要去看一下仪表的使用情况。我们到了洗浴中心后，厂长和同去的其他人说先洗个澡再说吧，我推脱不过就随他们进了更衣室，稍不注意这些人不知从哪个门都走了，这时突然进来一个年轻女人，我吓了一跳，赶紧说：“这是男更衣室，你快出去！”这女人堵着我刚才进来的门说：“是老板叫我来的。”然后

就说我“太正经”。我想我是修炼人，我得出去，趁那女人不备，我就出了更衣间，到外面一看，一起吃饭的那些人都在外面坐着呢，这时我才明白今天发生的事是他们事先安排好了的。

此事过了不长时间，那个政保科长（洗浴中心老板）

又派他们公安局的一个年轻人开着车找到我说：“我们科长叫我给你点东西。”说着递过来一个信封，趁我没回过神呢，开车急速离去。我一看，这信封里装的是五千元钱，我把钱交到单位的财务部门，为这家洗浴中心交了五千元的“燃料费”并开了收据。当我把收据送去时，洗浴中心的工作人员很吃惊，并说他们老板夸我说：“这人各方面素质真的都不错。”

后来他们都知道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确实，我修炼了大法才有这样与以往不同的表现，才能抵制住各方面的诱惑。是慈悲伟大的师尊给了我道德回升、重获新生的机会。

如今我修炼大法十六年了，在中共邪恶疯狂的迫害中，我曾因坚持信仰被绑架到劳教所，但是无论多么严酷的环境，我修炼大法从来没有动摇过，因为我知道自己信仰的是什么，更知道他带给生命的是无尽的纯正美好，因为这是宇宙的真理——佛法。只有在大法中，我的生命才真正有了意义。

拾千元送还

文 / 山东大法弟子 修莲

在修炼法轮大法前，我有不少的坏毛病。比如，说话带口头语，在家常骂丈夫，他常说，我跟谁学的好骂人，没女人样。我的工作是从事灯泡行业的，厂里的灯泡、胶带有的是，别人都往家拿，看人家拿，我也拿，心里想，反正是公家的，不拿白不拿，也没人说你好。因家中电压低，冰箱起不动了，就把厂里的变压器拿回家用。那时多么的自私啊。

学法轮大法后，我明白了做人的真正目的和怎样做好人的道理，懂得了失与得的关系和法理。我说话和气了，再也不骂人了，孝敬父母，关心丈夫，爱护孩子。在金钱面前不动心。有一天，丈夫拿着一个黑皮包回来，他说不知谁把皮包挂在我的摩托车上了，打开一看里面有几千元钱，还有几千元的存折。他说：“这钱咱要了吧？你说要咱就留下，你说不要咱就给人家。”我坚决地说：“这钱可不能要，我现在是炼功人，不得这不义之财，不是自己的不要，快给人家

送回去，人家失主不知道有多着急呢。”根据包里的名片，找到失主还给了人家，失主感激不尽，非要送我们几百元钱和礼物，我们都谢绝了。要在以前，我才不送呢，拣还拣不到呢，还给送回去？以前我常想要是摔个大跟头，把头摔个大包，能拾到钱也行啊；可现在送到门上来也不要了。

我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厂里的东西我再也不拿了，已经拿家的又送回去了（灯泡、胶带、变压器），我们班长说：“算了都拿回去了，还拿回来干什么，留着慢慢用吧，哪这么认真啊。”我说：“那可不行，知道错了就得改，不是自己的不要，是师父教俺这样做的。”处处都做好，为别人着想。从此工作认真，脏活累活抢着干，别人不干的我干，还常帮助同事干，连续几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班长退休时，对全班三十多人都做了评价，最后说到我时，她说：“咱就别说了，她是大家公认的大好人。”这是同事后来告诉我的。

让房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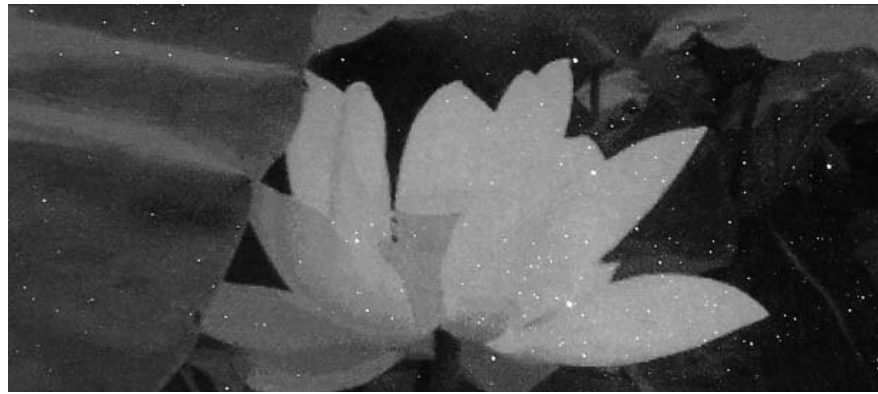
在单位最大的利益就是长工资、评职称和分房。修炼后半年左右，单位开始分房，据说还是最后一次福利分房。我们一家三口一直住在十一平方米的单身宿舍快八年了，没有暖气，冬冷夏热，孩子小时候手都长了冻疮，夏天房间里三十多度，闷热得透不过气来，公共水房和厕所，生活环境很艰苦。但是既然修炼了，就应该不打折扣的按照师父说的去做，我们夫妻交流后没有参与要房。和我差不多时间入厂的同事都在积极的找领导摆条件、讲困难，想方设法的争取要房，因房子少，直闹矛盾，最后大多住进了一居室的单元房，分房基本结束了。

领导说我们孩子大了，可能再分给一间单身宿舍，我们表态凑合着也能住，我们修炼法轮功的人在个人利益上讲随其自然，不会闹情绪、也不会影响工作，

领导很赞赏。过了一段时间，谁也没想到，竟有人为了和父母同住，退了一套两居室的单元房，领导理所应当的分给了我们，同事开玩笑说我们的房子是“修来的”。

大约一年后要分新楼，所有员工开始躁动，还有找领导拼命的，我们跟领导说，不写申请了，把机会让给别人吧。有个别同事说我们太傻了，但大多数人对我们很敬重。这次真是最后一次福利分房了。到现在我们一直住在旧房里。能把方便让给别人，我们心里很坦然、很踏实、也很快乐。

后来我才知道，房子让给了一位两个孩子的老职工，一次培训聚餐，我们相遇了，他拉着我的手感动的大哭，说我们夫妻都是大好人，共产党历次运动都是整好人，没有我们夫妻让房，他一家四口还住在两间破单身宿舍里。



十字绣：莲

这里是一片净土

文 / 四川大法弟子 银莲花

当时我们地区有一位年近八十的大爷，退休前任某知名国企的工会主席。他修炼法轮大法后，多年不愈的伤痛及数种疾病不治自愈；过去他因自己这个有功之臣遭受不公平待遇而长期耿耿于怀的名利心放下了。

一天，大爷找到我说：“我有一笔不义之财要捐出来。”原来是二十年前，大爷在一次返家途中拾得两千元钱。那时他小儿子的学业急需钱，他正愁无力解决，就正好派上了用场。这几月来他回忆起了此事，就向老伴提出：这纯属不义之财，那时没修炼大法只认为自己运气好，现在我知道了占了多大别人的钱财就会失去多大的德，就得给自己和子孙欠下多大的业债。这钱我们得还，可现在要找当年的失主是不可能的了，我们还是把它捐出去。这次老伴欣然同意了。

就拿我自己说吧，十四年前，某商场搞有奖销售活动，我中了一百六十多元的奖，后来在一次向贫困山区儿童献爱心的活动中，我把这钱一并捐了出去；还有一个寒冷的冬天早晨在菜市场买南瓜时，我付给菜主一张二十元纸币，找钱时我发现她找多了，我就跟她说：“妹子，这大冷天你一早就开门做生意了挣点钱多不容易啊！你可得把钱看仔细了，刚才我给你的是二十元的，你却当作五十元的多找我三十元。你这不倒赔十几倍了吗？”她当时脸刷一下红了，不停的说：“谢谢，谢谢阿姨！我今天运气真好遇上好

人了……”她话未说完邻居摊主就抢过话头：“哎，遇上这样的好人还真是幸运！要遇别人早把钱收起来溜掉了！”我非常平静的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师父要我们按‘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要遇事多为别人着想。凡是真修法轮功的都会这样做的。是大法师父好，法轮大法好，你们记住吧！”

去年冬天，我去鱼市买鱼头，正好有一老汉案头上有两只花鲢头，我要了最大那只，该付四十六元，我交给他一张百元钞票，他找回六十四元。我立即抽出多找的十元笑而不语的递给他，他当时愣在那不知咋回事。我说：“你多找我十元了！”旁边的一少妇马上过来说：“爸，你咋个在算嘛！幸好遇上这个阿姨好！”她接过钱说：“你一定是法轮功！现在只有炼法轮功的才这么好。”

还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是我丈夫一年一度的中学同学会和大学同学会，他的同学们都坚持要我长期作他们的组织者，理由是我是法轮功修炼者，我办事他们放心且又能热情接待周到的为他们服务。二是我同学（某农机厂厂长）告诉我，他的一些职工学了法轮大法后将以前偷偷拿回家的锯子、钳子、榔头甚至还有较贵重的游标卡尺、千分尺等工具先后送回他面前说：“这是我们修炼大法前做的傻事，现在我改正，以后决不会再犯，请厂子原谅！”

这样的事，在我们片区、我们市，我们省乃至全国，谁能统计得了有多少呢？



图：1999年4月25日法轮功学员在国务院信访办门外的府右街和平上访

一张图戳穿十三年谎言

中共迫害法轮功开始之后，极力把1999年4月25日的万人上访事件称作“围攻中南海”。十三年来这个谎言迷惑了多少中国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其实这是中共为迫害找借口。

我们现在看到的照片就是当时的历史画面。请读者自己想一想，发生了“冲击中南海”这样的政治大事，警察还会如此悠闲么？我们看到照片中的人群大部分在低头读书——有这样“围攻”的吗？大家知道，中南海的围墙是暗红色，可是画面中的人群背后却是灰色围墙，这“围攻”的是中南海么？

事实真相是，1999年4月11日，中共公安部长罗干的连襟何祚庠，在天津教育学院《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发表了题为“我不赞成青少年炼气功”的文章。该文以捏造事实的卑劣手段，指名恶毒攻击、陷害、诬蔑法轮功。

4月18日至24日，部份天津法轮功学员前往天津教育学院及

相关机构反映实情。23日和24日，天津市公安局动用防暴警察殴打和非法逮捕法轮功学员，致使学员流血受伤，45人被抓。法轮功学员在天津市政府被告知：公安部介入了这个事件，你们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

出于对政府的信任，法轮功学员4月25日自发来到国务院信访办。因为人多，聚集在信访办周围的府右街和西安门大街，紧邻中南海。当日，在国务院总理和法轮功学员代表对话，合理解决了天津暴力抓人事件。晚上学员们散去时，地上一片纸屑都没有，连警察扔的烟头都给捡起来了。

法轮功学员所表现出的和平理性和对正信与公义的坚守，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4·25”上访被称作“中国历史上最理性平和的大规模上访”。

4·25当晚，江泽民出于妒忌，强行把和平上访歪曲成“围攻中南海”，并于1999年7月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

你可相信“曾子杀人市有虎”？

春秋时鲁国的学者曾参，是孔子的得意门生，他品性端正，贤而有德。他住在鲁国费邑时，有一个和他同名的人杀了人，有人就跑去跟他母亲说：“曾参杀人了！”曾母神色泰然地继续织布。过了一会，又有人跑来跟曾母说，曾参在某时某地杀人了，官府在追捕他。曾母还是继续织布，但心里却放不下了。又过了一会，第三个人慌慌张张地跑来说，曾参杀人了，在某时某地。和前面两位说的一模一样，曾母再也沉不住气了，丢下织布的梭子，跳过围墙逃走了。

这个典故告诉我们，在当事人不在场或不能为自己申辩时，流言有多么可畏！历史上因听信传言而酿下千古遗憾的例子有不少，然而翻遍古今中外的书，没有比当今中共对法轮功的诬蔑和仇恨宣传更毒害人心的了。

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中共开始对法轮大法迫害、诬蔑时，曾在全国各大媒体反复宣传，称练功练死练疯了。“井架上吊”就是其中一例。

据中共喉舌报导说：四十七岁的李友林，因练法轮功而自杀。然而二零零一年四月，一位和李友林邻居十年的正义人士透过重重网络封锁，向国际著名媒体明慧网透露了李友林上吊的真实情况。

李友林原是吉林省东辽县安恕镇的农民，后举家搬到辽源。李家很穷，靠李友林每天推着手推车，上市区给人修理自行车维持生计。由于没有修车执照，也没有固定的修车地点，他

经常被警察赶跑。一九九九年五月二十二日，李友林所有的修车工具连同手推车一并被城管没收了。失去了最后的谋生手段，李友林丧失了生活的希望，于是喝了很多酒，在家人入睡后，到山上上吊自杀了。

第二天早上有人发现他上吊了，就打110报警，警察来到现场。左邻右舍的人都去看。李友林的妻子也赶到山上，哭诉丈夫的死因，还说要告城管部门，是他们害死她的丈夫。围观的人都很同情他们。警察把李有林的遗体放下，运回家中。

可是中午时，警察又把李友林的遗体抬回山上吊起来，并摆了一张法轮功师父的照片，供上了酒，重新录像和拍照。这时李的妻子也反过来说李友林是练了法轮功才自杀的。

法轮功学员不抽烟、不喝酒，这个被称为自九七年就开始练法轮功的人，怎么会用酒来敬师父呢？再则，法轮功中有明确规定“炼功人不能杀生”，“自杀是有罪的”。

李友林的邻居还揭露，中共媒体说李友林从单位拿回一本法轮功的书籍。李友林是农民，没有单位，也没有上过班，不可能从“单位”拿回法轮功的书。李友林有精神病史，而且从来没有练过法轮功，这是邻居们都知道的事实。

这样一个被暴政逼死的“贫苦农民自杀案”，却被中共嫁祸到法轮功身上，并通过电视、广播等反复向全国播放，欺骗百姓。

【你问我答】在家悄悄炼不行吗？

一个心底无私的人为什么不能向自己的同胞、政府堂堂正正地讲真话？试问当我们的父母遭受不白之冤、饱受造谣诽谤的时候，我们是站出来护卫自己清白的双亲，还是躲藏起来明哲保身，或者是站到强权一边参与做恶？

“慈父遭谤子不在，世

人都会骂不仁。”作为深深受益于法轮大法的真修弟子，在我们慈悲伟大的师父遭受谣言恶毒攻击，福益身心的宇宙大法蒙难人间的时候，我们站出来，用最和平的方式，用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依法和平上访，向中央政府坦陈利害，澄清事实。善良的同胞，

我们何罪之有？

在所有的宣传舆论都一边倒，而我们却被剥夺了依法上访的权利、一切言路受阻的情况下，我们没有采取任何暴力行为，只是寻找能说话的地方讲清真相，这能叫“闹事”吗？面对开除公职、党籍，面对残酷的拷打、非法判刑，我

们仍然保持着和平理性，您见过这样“闹事”的人群吗？

这不是“自讨苦吃”，因为我们这样做并不是为自己，而是为还大法清白、还师父清白，也是为了您——我的同胞，能够明白真相，从而使您的生命有个美好的未来啊！

“自焚”伪火烧尽中共画皮

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为栽赃法轮功而一手炮制的震惊中外的所谓“天安门自焚”案，中共喉舌新华社一小时后向海外发布消息，称五名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自焚，后改口为七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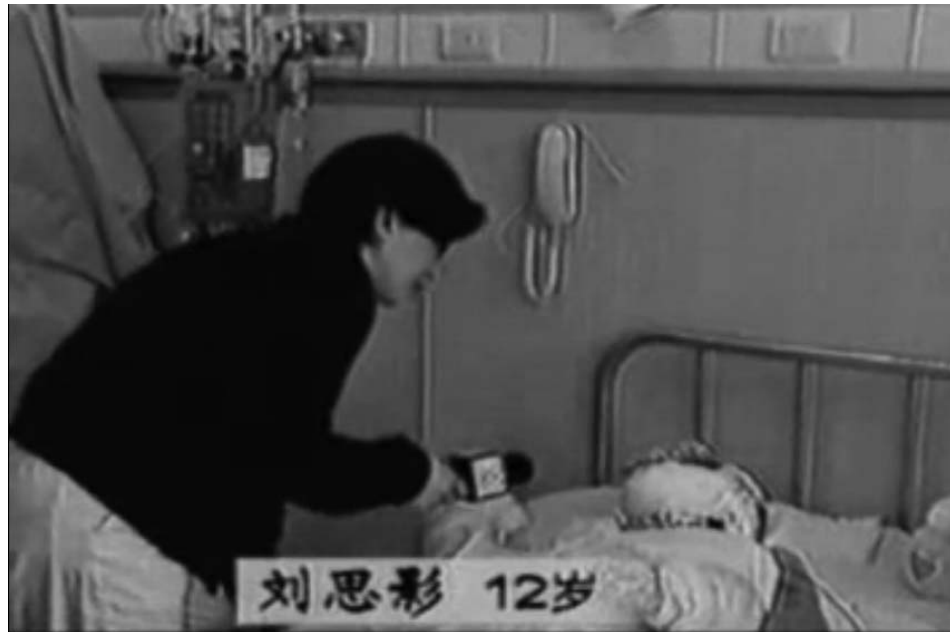
面对中共铺天盖地的造谣宣传，这个惊天惨案的确使众多不了解事实的人们被蒙蔽，但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纸怎么能包得住火呢！在随后的多年里，一些有良知和正义感的知情人透露，这场所谓的“自焚”案完全是中共一手导演的。下面是一些明白人给明慧网的投书。

明慧网二零零四年六月十八日以“天安门分局警察透露自焚栽赃案内幕”刊登有这样一条消息：作者的亲戚在天安门派出所（后改为公安分局）工作。这个亲戚在所谓天安门“自焚”案事发的前三天就已经接到内部通知，说是有人要来“自焚”，让他们做好准备。结果三天后，真的就发生了所谓的“自焚”惨案。可见这件事是公安内部事先就已经知晓并策划的。

再比如明慧网2011年2月1日登过一篇文章，作者讲述了张素坤老人生前对他说过的一件事，这位张素坤老人就是被恶警电击毁容，后被迫害致死的高蓉蓉的母亲。她说在2001年过年期间，他们全家从沈阳去了北京。结果沈阳和平区新兴派出所专管迫害法轮功的片警金大勇跟踪他们一直到了北京的家，并闯进屋骚扰。当张素坤质问金大勇为什么跟来北京，金大勇去说：是炼法轮功的在天安门搞自焚，我们市的副市长及其他市的副市长已经来了四、五天了，就是要管住自己城市的法轮功，在火车站等地方堵着，看见了就带回去。当时张素坤不是很明白，只是回答：炼法轮功的信真、善、忍，怎么会自焚？没想到才过了几天，邪党中央电视台就播出了所谓“天安门自焚”，高蓉蓉的家人都很震惊，怎么这个“突发”的所谓“自焚”，发生在大年三十，而沈阳的副市长及各市的副市



图：央视“自焚”录像中，被大火烧过的王进东，面部严重烧坏，腿上的棉衣烧烂，但他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翠绿如新，最易着火的头发也还完整。



图：按医学常识，大面积严重烧伤的病人，因为人体防御细菌的第一道防线——皮肤受损，最忌细菌感染，一定要严格消毒要隔离，可记者不穿消毒衣、不戴帽子就用最易沾染细菌的话筒近距离采访“自焚”烧伤的孩子刘思彤。

长们提前四、五天就来北京了。这分明就是演戏啊。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漏洞百出的所谓“自焚”案，其本身更是疑点重重。很多明眼人一下子就穿穿了中共的谎言。尤其是对于天安门广场上警察们背着灭火器，迅速赶到现场灭火这个细节，多数头脑冷静的人一眼就看出了问题。

2006年5月5日的一篇来稿，

标题是“江城‘的哥’的一番话”，讲的是江城的一位出租车司机，他表示当中央电视台播放所谓的“自焚”镜头时，他看了后马上就告诉家人，这都是假的，是演戏。他说：“因为我是开车的，对汽油的性能十分了解，那东西不管洒在哪，洒多大面积，用火一点一瞬间就都着了，而且温度极高。那这边人点着了，等警察找来灭火器，人早

就烧成炭了，更没有时间录像了。”

而明慧网2011年2月1日一篇投稿中，一位《光明日报》的编辑更是表示说：我们搞新闻的都知道，天安门广场要扛着摄像机进去，得提前三天申请，批准了才可进入拍摄。除非事先就打申请被批准了，那不就说明事先就准备好了吗？不是假的吗？

明慧网2006年2月10日一篇文章登载了一位军医对所谓“自焚”案的看法。他说：“天安门自焚案一播出，我就知道这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谎言。一看就是假的。进烧伤病房，医生都要把原来穿的隔离衣换掉，穿上烧伤病房专用隔离衣。烧伤病房必须绝对无菌。家属都不让进的，因为呼吸的空气也有菌。电视画面上烧伤者满身缠满了白绷带，而且很厚，一看就不是烧伤，倒好象骨折病人打的石膏。那个女记者穿着西服披着长发采访刘思彤，话筒伸到气管切开的地方去了。既然是假的，女记者自然不用管什么隔离不隔离的事了，只要能蒙人就行。”

法轮功自一九九二年传出以来，在中国大陆有上亿的修炼者，但是在所谓的天安门“自焚”案之前的九年和之后的十二年里，从来没有发生过另外一起自焚事件。而且法轮功已经传播到海外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同是中华文化的台湾有几十万修炼者。所有这些国家和地区，也从未在法轮功学员中发生过任何一起自焚事件。修炼法轮功禁止杀生和自杀，并明确指出自杀是有罪的。很显然，所谓的天安门“自焚”案的这把伪火，完全是中共一手导演的丑剧。

统计数据背后的真相

退一万步，就假定中共栽赃法轮功的“1400例”死亡案例是真的，就假定全国炼法轮功的人数是中共迫害开始时所谓的仅有二百万人（实际上，一九九八年官方公布全国约有七千万到一亿人炼法轮功），从一九九二到一九九九年，按中共造谣的死亡1400例算，平均一年两百人，

即所谓的炼法轮功“死亡”的年平均死亡率仅为万分之一；而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6》，在一九九零年到一九九六年七年中，全国人口正常的年平均死亡率为万分之六十五，大大高于所谓的炼法轮功死亡的年平均死亡率；而据国内医药学专业期刊提供的数字，住院病人中因药物不

良反应而死亡的死亡率至少是万分之二十四，也远远高于法轮功修炼者万分之一的年平均死亡率。退一万步说，假定这1400例是真的，那么它恰恰证明了法轮功在祛病健身方面的奇异功效，而不是其它。

雷金香在四川女子监狱被迫害致死

(明慧网通讯员四川报道)
四川简阳市法轮功学员雷金香二零一三年二月一日在四川女子监狱被迫害致死。据悉，简阳检察院介入，强迫家属必须同意法医解剖遗体，并逼迫家属必须同意当天火化遗体。令人质疑，简阳检察院是在为四川女监掩盖事实、毁灭证据。

雷金香，女，六十四岁，身份证出生日期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八日。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八日被非法判刑九年六月，后被非法拘禁于简阳养马河四川女子监狱，二零一三年二月一日在简阳养马河监狱被迫害致死。

二零一三年二月一日上午八点多，家属接到简阳养马河监狱电话，对方声称：雷金香晚上在三监区监舍看书，到三点后突发心肌梗塞，被发现没有知觉，五、六点钟在监狱医院抢救，七点过抢救无效死亡。

当家属赶到养马河监狱，却被告知雷金香遗体已被送至火葬场。家属又赶到火葬场，但警察只许直系亲属看遗体。亲属看到雷金香遗体面部发乌，鼻子发红。

雷金香的直系亲属哥哥、姐姐和妹妹，都是老实巴交的老农民，根据传统，他们希望人已死，就不要破坏遗体，但简阳检察院逼迫他们必须同意法医解剖遗体，而法医则称雷金香死于心



图：雷金香

肌梗塞，并取走内脏做检验，检察院继续逼迫家属必须当天火化遗体。家属本不同意，但他们通过各个渠道施压，家属坚持到二月一日晚上，最后在压力下被迫违心签字认可。

由于法医称雷金香死于心肌梗塞，所以养马河监狱不承担任何责任。但是让人不解的是：监狱什么时候同意被非法拘禁的法轮功学员可以自由看书，而且可以看到晚上三点了？为什么遗体带有窒息的特征（心肌梗塞遗体表面无明显特征）？为什么家属不愿解剖遗体也必须强行解剖？为什么取走内脏？为什么着急必须当天马上火化？这很容易让人质疑是在毁灭证据和做伪证。

画家刘永被孟连县法院非法判刑

(明慧网通讯员云南报道)
二零一二年底，云南省普洱市孟连县公安局捏造事实，与孟连县检察院、法院勾结，陷害昆明法轮功学员刘永，诬判刘永四年。

刘永先生一九七二年出生于吉林长岭，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美术系。一九九四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刘永以前神经衰弱严重失眠和经常感冒咳嗽的毛病不治而愈，而且人变得更加和善、勤勤恳恳，深受同事和领导好评。二零零一年，刘永和妻子刘艳迁居昆明，是云南省优秀画家和雕塑家，先后在长春市邮电学院、吉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工作。

二零一二年九月一日，刘永

在孟连县做彩画和浮雕工程时，在墙上写“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这一句真心话，被绑架，孟连县公安局以涉嫌“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中共是真正的邪教）的罪名将他非法关在孟连县看守所。

二零一二年九月三日晚，孟连县公安局国保大队的李侄拼、罗云、胡文武与昆明五华公安局共六人到刘永在昆明的家中，踹开房门，非法抄家。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日，尽管正义律师为云南法轮功学员刘永作出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孟连县法院仍对刘永作出判刑四年的非法决定。

济南律师陈广昌被要求每日汇报行踪

(明慧网通讯员山东报道) 济南职业律师陈广昌，在中共“两会”期间，被律师事务所要求每日汇报行踪，并由事务所行政人员负责再向上级司法局汇报。

在山东誉实律师事务所工作的陈广昌，修炼法轮大法。二零一二年八月，陈广昌夫妻同遭济南市历下区公安局拘禁，八岁的孩子被逼看着父母受审讯，惊出恐惧症。陈广昌夫妻就此事诉诸法院，却不被立案。济南六一零曾企图强制他们进洗脑班，现又胁迫律师事务所、司法局监视行踪。

所谓的“六一零”办公室是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类似纳粹盖世太保。

这件事的发生，是司法界和律师界的耻辱。法轮功是完全合法的修炼，修炼真善忍，对全社会的道德回升只有好处。律师界和司法局本来应该是依法执法的典范，应能够判断公民合法自由与应当被监视行踪的区别、界限。但是由司法局和律师事务所出面，对修炼法轮功的律师强迫监视，没有法条依据，这个事实却已经发生在中国大陆。

最近，中共“两会”正在召开，中共唯恐迫害恶行被法轮功学员上访反映、或者揭露给新闻媒体，加紧了跟踪、监视。中共六一零等机构冒用执法名义，对法轮功学员根本不讲法律，随意拘禁判刑、掠夺财物。

二零一二年八月七日，陈广昌的妻子李凡丽、孩子陈清悦（当时八岁）在回老家途中，刚进火车站的时候，被济南市历下区公安局国保大队非法拘禁，送入泉城路派出所拘禁二十四小时。公安机关不但未通知陈广昌将其孩子接回家，还到陈广昌家中搜查，然后将陈广昌也送入泉城路派出所，

并宣称“根据法律规定，关押二十四小时内应当通知家属，现在你们都在这里，就都通知了”。

由于公安机关不放人，八岁孩子陈清悦无法被送出，而且在派出所拘禁场所亲眼目睹了父母陈广昌、李凡丽被审讯。

李凡丽的母亲在随后因无法得知李凡丽的行踪与安全，得急病昏迷。

二零一二年八月八日，李凡丽被行政拘留十五天，但在执行中第二天晕倒，经查血色素只有4.5克，被接回家。陈广昌的孩子陈清悦在此过程中受到惊吓，此后不愿上学，逐步显露恐惧症状。为平复孩子受到的心灵创伤，李凡丽和陈广昌向公安机关多次交涉，要求道歉，被拒绝。

后李凡丽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此案中，历下公安局由于根本没有拘留以及关押的法律依据，所以必定败诉。但是，济南市六一零为了避免败诉的结果出现，于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通过济南市“法制培训中心”（洗脑班）强迫陈广昌参加“学习”，其真实目的是逼迫陈广昌一家撤诉。陈广昌一家未同意济南市六一零的这个要求。

二零一三年一月，济南六一零又操纵历下法院通知李凡丽：涉及法轮功的案子不立案。这句话彻底曝光了中共对法轮功根本不讲法律的事实。

陈广昌律师的妻儿遭到历下国保的非法拘禁、孩子被逼迫形成恐惧症，无奈诉至法院，却遭到法院“涉及法轮功的案件不立案”的对待。中共想要通过在两会期间加强监视、来达到粉饰太平的目的，其实是毫无益处，只能暴露自身的违法与残暴。

父母遭迫害 三儿女喊冤

(明慧网通讯员内蒙报道) 母亲被绑架，父亲不知去向，活命钱被抢走，贾彬、赵春霞夫妇的三个未成年的孩子顿失生活来源和亲人的照顾。三个孩子，身披“我要妈妈，我要吃饭”的条幅，手里举着“我妈妈因炼法轮功被警察抓走了，爸爸躲避抓捕不知去哪了，家里的钱也被抢走了，我们无家可归了”的大牌子，希望救出妈妈。可是这三个孩子却一度被中共警察关押，亲戚据理力争才把孩子接回。

法轮功学员贾彬，男，今年四十三岁；妻子赵春霞，四十五岁，家有三个儿女，是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农村人。作为中国典型的农民，除了种植属于自己的那点土地，几乎没有其他活命的营生。为了维持生活和供养三个儿女上学，贾彬一家在巴林左旗林东镇租房住，做着小本生意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恶警抓好人 抢走活命钱 孩子无人照顾

二零一二年六月四日早五点多，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六一零”（凌驾法律之上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的王立新、林西县公安局、左旗公安局、国保大队教导员李宏柱、大队长田立成、高树军、齐柏林等十多名恶警、便衣闯到贾彬家中，见大门上锁，就像土匪一样跳墙入院，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非法抄家，抢走价值两万多元的财物，还抢走一万四千多元现金。总计高达三万四千多元。

然后他们又去赵春霞的姐姐家，也没出示任何证件就抄家，抢走了人民币六百八十元。还把赵春霞的姐姐绑架到巴林左旗公安局。贾彬当时没在家，这帮恶警原想还绑架贾彬，因贾彬不在家而没有得逞，赵春霞的二姐赵福霞于当日晚被放回。赵春霞被关押在巴林左旗看守所，贾彬被迫流离失所。

母亲被绑架，父亲不知去向，活命钱被抢走，贾彬、赵春霞夫妇的三个未成年的孩子顿失生活来源和亲人的照顾。当时贾彬、赵春霞夫妇的大女儿在上大学，家中留下了十一岁的小女儿和九岁的儿子，只有靠祖辈照



图：贾彬的孩子身披“我要妈妈，我要吃饭”的条幅

顾。

父母遭迫害 三儿女喊冤被关押

贾彬、赵春霞夫妇的大女儿心里惦记着爸爸，又担心着妈妈，还要照顾两个未成年的弟弟妹妹，她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在万般无奈下带着弟弟、妹妹去政府请求放了她们的妈妈。

贾彬、赵春霞夫妇的大女儿上大学放暑假回家后，领着十二岁妹妹和九岁的弟弟几次去公安

局要人，她对巴林左旗公安局国安大队长田立成说，为什么还不放我的妈妈？我爸爸也不知道去哪了？我开学后，谁来管我的弟弟、妹妹？田立成把贾彬的儿女们推到一边。巴林左旗公安局田立成等人却躲起来了。三个孩子哭成一片。

二零一二年八月十四日上午，贾彬、赵春霞夫妇的三个儿女，身披“我要妈妈，我要吃饭”的条幅，手里举着“我妈妈

因炼法轮功被警察抓走了，爸爸躲避抓捕不知去哪了，家里的钱也被抢走了，我们无家可归了”的大牌子，走在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最繁华的街道上，一直走到巴林左旗政府大楼前。

当三个孩子要进政府大楼时，巴林左旗“六一零”、国安大队队长田立成、教导员李宏柱、成员高树军等带领三十多名警察包括特警、多辆警车，把三个孩子团团围住，抢走三个孩子手里的牌子，撕扯孩子们身上的条幅、衣服，并把三个孩子强行拖进政府大楼的警务室。三个孩子从没见过这样的阵势，吓得哆哆嗦嗦的，哭作一团。围观的人议论纷纷，好多人都流下了同情的泪水。

贾彬、赵春霞夫妇的三个孩子被关押了，警察不给水喝，不给饭吃。警察们却轮班吃饭。

到了下午五点多，孩子们的表叔知道了这件事，急忙赶来，据理力争，强烈要求释放三个孩子和赵春霞。田立成、李宏柱、高树军等却只同意放两个小的，要继续关押赵春霞的大女儿，孩子的表叔坚决不同意，最后才将三个孩子接出。

内蒙古莫旗看守所残害法轮功学员

(明慧网通讯员内蒙古报道) 二零零零年至二零一一年末，莫旗看守所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这里主要曝光中共邪恶之徒残害法轮功学员时使用的主要手段。

1、设“过度号”。鄂伦春旗法轮功学员李凤飞、杨宇新（迫害致死）在“过度号”遭看守所恶警及指使下的在押犯人用“过水桥”及扎竹签（杨宇新遭受此迫害）等残暴手段酷刑迫害。

2、锁床板：用铁链子锁在床上，两手腕、两脚脖子都用铁链子锁在床上，身体不能动，两手腕会被铁链子磨烂，直接能看到骨头（张胜山、李福荣遭此酷刑迫害）。

3、过水桥：拿多桶凉水从头一直浇到脚，直到浇到人失去

知觉（鄂伦春旗法轮功学员杨宇新、李凤飞遭此迫害）。

4、“串糖葫芦”：用一根铁链将多人的脚串在一起戴上直棍脚镣，甲的左脚锁在乙的右脚，乙的左脚锁脚锁在丙的右脚上，依此类推，这种刑罚叫做“串糖葫芦”。若有一人上厕所其他几人站陪，大小便都不方便。（莫旗女法轮功学员肇淑芝、肇迎琴、张全、张一群、聂连辉、吴艳在看守所遭此迫害）。

5、野蛮灌食：人坐椅子，上铐，头往后扳，椅靠背顶住后脖子，往下压（食管几乎折叠）。捏住鼻子，用筷子、棍子撬开嘴，人满嘴是血，灌食时几乎把人活活憋死，因掐住鼻子无法呼吸，食物堵在嘴里，心脏供血供氧不足，此刑非常残忍，痛

不欲生。（法轮功学员肇淑芝在洗脑班遭此迫害）。

6、扎竹签：拿牙签从脚趾缝里扎进去（鄂伦春旗杨宇新遭此迫害）。

7、戴刑具：戴四十八斤带轱辘脚镣，叫滚地雷。

8、毒打：几人或十来个人拳头、耳光劈头盖脸，揪头发按倒，在头上、身上狠踢猛踹，直到打累了才停手。打得口鼻流血、多处疼痛并瘀血青肿（法轮功学员肇迎琴遭此迫害。鄂伦春旗大法学员杨宇新遭此迫害）。

9、用铁链子勒嘴：（看守所恶警杜玉林迫害张胜山时使用）。

10、灌盐水（看守所恶警伊世敏迫害法轮功学员惯用）。

11、喝滚烫的水（张胜山遭此迫害）